

弗洛伊德曾提出，“人格三境界”的学说：不惜一切求生存，是“本我”，与一般动物差距不大；在社会规约中，理性地求生存，而且是美满的生存，是“自我”，与一般的人差距不大；只有用忘我的利他精神创造世界，才可能达到“超我”境界。母亲要求孩子们做人要有“人格”，那么梁晓声人格的根脉是什么？在妹妹面前，兄长做人的底线是自觉而不自卑。书中说：“我常想，我们的父亲，一个闯关东闯到东北的山东汉子，一个身无分文只有力气可出卖的老实人，当年遇到了困难又去求谁呢……‘上山擒虎易，开口求人难’的品性，我想一定是咱们的父亲传给我的。”

俗话说，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当母亲的“言传”和父亲的“身

教”完全融合在一起时，梁晓声就能够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、半个世纪初心不改地心系百姓、书写百姓，就因父严母慈的价值观、人生观、世界观，涌动在他血液中，流淌在他的笔尖上，以致让读者明白，梁晓声“挺直了腰杆子，才能握紧笔杆子”的文人风骨。这对当今的某些知识分子是多么强有力的警醒！在书中他写了一个关于自己儿时的故事：20世纪60年代初，我们的国家遭遇特大自然灾害，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极度匮乏。对于60元人民币要养活在两地生活的一家七口人，衣食住行之穷困，不言而喻。当时，没有条件衣着整洁、买不起钢笔的小学生梁绍生（梁晓声原名），虽“享受国家全额助学金”，却在哈尔滨全市小学卫生大检查时，很不体面地被班主任赶出了教室。羞辱，伤

